

文人墨客笔下的白露秋景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这样解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数千年来,在文人墨客笔下,这个节气充满了别样风情。

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清晨的露水以及由此而结成的霜,是白露时节最常见的景象,许多诗人描绘了白露时节缥缈迷离的意境。

《诗经·秦风·蒹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诗把白露时节特有的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感伤意境。

三国时的曹丕在《燕歌行》中有“秋风萧瑟天气

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同样也描绘了一幅哀婉的秋色图:秋风萧瑟,草木零落,白露为霜,候鸟南飞。魏晋时期的诗人左思《杂诗》中也有“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的诗句。

唐代的诗人更不会缺席这个美妙的时节。唐代诗人徐敞在《白露为霜》一诗中云:“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颜粲也有《白露为霜》的诗:“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

白居易在《南湖晚秋》这首诗里描绘出了一幅凄凉的晚秋图:“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手攀青枫树,足踏黄芦草。惨澹老容颜,冷落秋怀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万里何时来,烟波白浩浩。”白露到来,秋风萧瑟,荷花凋残,

枫叶染红,芦草枯黄,到处一片秋风萧瑟的景象,诗人触景伤情,怀念起身居异地的亲人。

到了宋代,诗人也将白露的独特景象写入赋中。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于七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五日两次泛游赤壁,写下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是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而七月十六正是白露节气前后,那篇《赤壁赋》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样的意象,吸引画家将此引入画卷中。明代仇英的《赤壁图》(共三幅,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一幅),画面中描写的就是白露横江的时节,东坡

与客泛舟江上的情景。

此外,明代不少绘画作品也描绘了白露时的景象,如沈贞吉的《秋林观瀑图》,就画了溪山观瀑之景,画上自题:“秋林霜重叶痕斑,白发萧萧二老闲。握手相逢无个事,不因论水更论山。洪熙元年秋八月望后二日,西庄沈贞吉。”

画面中山势幽峻,瀑布飞流而下,山腰里云雾缭绕,两人在树林中静赏山景。此时很多人会想起杜甫的《白露》一诗:“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

古代又将白露分为三候,《逸周书·时训》中说:“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因此,大雁也是白露时节诗歌中的重要内容。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唐代诗人韦应物由尚书比部(尚书之下的一个机构,类似审计部门)员外郎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刺史。从朝中大员贬谪到地方任职的韦应物,独坐在高斋之中,看着外面秋雨绵绵,撩动了无尽的乡愁,他创作了一首《闻雁》:“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唐代诗人李白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豪情勃发,写下了“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

除了文人笔下的浪漫,对农民来说,白露是秋收的时节。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许多白露时节的农谚,比如“白露节,枣红羞。”因此,大雁也是白露时节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等。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大豆和荞麦依次成熟,等待人们的收割。“白露高粱秋分豆”“白露前后看,莜麦荞麦收一半”便是这个时节真实的写照。

从白露开始,北方的冬小麦已开始播种,因此有“抢墒地薄白露播,比着秋分收得多”以及“白露麦,顶茬粪”的农谚。这是说在贫瘠、墒情差的地块,要抢在白露时节播种小麦,这时候播种相当于施了一遍农家肥。

从一些农谚中可以看出白露时节对农作物非常重要,如“白露白茫茫,秋分稻秀齐。”意思是说,白露前后若有露,则晚稻将有好收成。“白露天气晴,谷米白如银”,则强调了白露天气晴朗,对农作物的重要性。(据《北京晚报》)

古人穿衣的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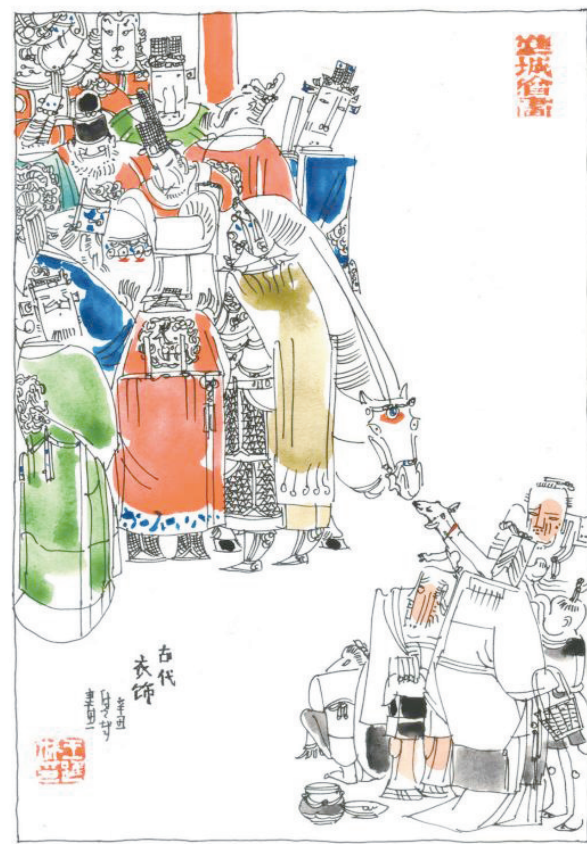
在现代,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衣服的款式和颜色,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漫步大街小巷。然而,在古代,衣服却不能随便穿,关于衣服的颜色、花纹、长短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要是穿“错”了,轻则被打板子,重则被砍头。对此,现在的人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不就一件衣服,有这么夸张吗?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在古代,衣着不仅仅是遮掩身体和保暖的工具,更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也就是说,皇帝穿什么,大臣穿什么,百姓穿什么,界限分明,不得僭越。

从衣服的颜色来说,达官贵人一般穿金、黄、红、紫等色彩艳丽的衣服,所谓“衣锦还乡”就是这样来的。而平民百姓则只能穿青、蓝、黑、白等色彩单一灰暗的衣服。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规定,没有取得功名的人多穿白衣,于是“白衣”便成为当时平民的代名词。至于官员的服装颜色则是以品级来定的,以唐朝为例,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品官员穿深红色衣服;五品官员穿浅红色衣服;六品官员为深绿色衣服;七品官员穿浅绿色衣

服;八品官员穿深青色衣服;九品官员穿浅青色衣服。

至于皇族使用的衣服颜色则更为讲究。由于秦人崇尚黑色,帝王的正装都为黑色。秦灭亡以后,代表着尊贵的黑色渐渐地被黄色所取代。按照我国阴阳五行的说法,黄色代表土地的颜色,穿黄色的衣服象征着占有土地,是天下的主宰者,于是,黄衣就成了帝王的专属。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的衣服。不过,唐时,地位较高的宦官也可以穿黄衣,如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所写“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除此之外,有功的大臣也可以穿黄衣。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某人立了大功,受到皇帝的特别嘉奖,即被授予黄马褂一件。得到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不过,即便如此,也没几个人敢随随便便就穿着黄马褂跑到外面去。

从衣服的材质来看,统治阶级与平民也有很大差别。古人穿的衣料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丝织品,旧时称为“帛”,其种类繁多,如绫、罗、绸、缎、锦、纨、绡、绢、缟、素、



缣、绮等。这类材质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正如宋朝诗人张俞在《蚕妇》中写的那样:“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另一类是麻葛织品,即:麻布和葛布,为普通老百姓所穿,因此,“布衣”后来成了平民的代称。

此外,关于衣服的花纹也十分有讲究。唐时,七品以上官员的服装可配花纹绶;五品以上官员的服装可配雕、鹤、鱼、雁、花草等图案。《唐会要·舆服》载:“诸王饰盘龙及鹿,宰

相饰凤池,尚书饰雁,左右卫将军饰麒麟,左右武卫饰虎,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千牛卫饰牛,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玉铃卫饰鹞,左右监门卫饰狮,左右金吾卫饰豸,都督、刺史饰山形纹。”由此可见,服饰上的图案绝不可以随便绘绣,尤其是天子使用的龙纹,如果有人胆敢穿上绘有龙纹的衣服,那就是大逆不道!很可能被诛灭九族,后果很严重。

(据《西安晚报》)

收藏



珐琅彩花钱

许多年前,笔者收藏了一枚清代珐琅彩钱形态器物,经过一番研究得知是清代珐琅彩花钱。后来又在藏友家里见到几枚清代珐琅彩花钱,其中有一枚为清代银胎珐琅彩“刘海戏金蟾背长命百岁”花钱,应为官钱,存世量极少。

为何说它少见呢?花钱并非流通钱,它只具有钱币的形态。在古代,开炉、镇库、馈赠、犒赏、祝福等,都要铸钱,明清花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皇宫内也开始铸造花钱。这种珐琅彩“钱”是宫廷里专供某种需要的时候所用,如辟邪品、纪念品等,以“吉语钱”最普遍,如“长命富贵”“福德长寿”“加官进禄”“天下太平”等。珐琅彩花钱以康熙、雍正、乾隆朝为多,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到了民国时期还有制作,不过民国的珐琅彩花钱远不如清代的漂亮,远不如清代的收藏投资价值高。

珐琅彩花钱使用紫铜制胎,其色彩亮丽,人物生动,体现出厚重坚实,珐琅彩书法笔画复杂,用铜丝表现笔画的纹路技术要求很高,弯曲度稍不准确,作品就会变形。在花纹中填充釉料时,如掌握不好,釉料或无光泽立体之感,或外溢造成板面不清楚。康熙朝使用的珐琅彩原料为西洋进口料,雍正朝自行研制珐琅料。珐琅彩花钱绘画题材多为寓意深刻的芙蓉鸳鸯、灵芝水仙、锦鸡牡丹、梅兰竹菊等画面。可想而知,一枚钱的诞生格外不易。

珐琅彩花钱以其很高的艺术价值,丰富吉祥的内涵,同古钱币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我国古代民俗文物中的一个独特的板块。珐琅彩花钱中的文字图案千姿百态,各具姿容,有人称花钱为古代“铜版画”,的确,其丰富的内容,是清代民俗民风的缩影。(据《西安晚报》)